



誰來留史？——年鑑學派史學對歷史人物教學的啟發

陳能治

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

一、誰來留史？

歷史事件之鋪陳與解析，傳統上，將「人」作為一切史事發展的起點來思考，即以人→事→時→地→物這樣的邏輯，來定義誰是歷史上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人物，若此，則歷史人物教學的取材，將只是帝王將相與英雄豪傑。

年鑑學派史學之思考，將順序顛倒過來，即以地理空間及時間之流作為史事鋪陳的出發點，將人(包括個體及族群)置於地理環境與歷史時間下來考量；此一新史學觀或許可以為歷史人物教學的取材，帶來一個新視角，產出一些新意義。

二、年鑑學派史學新觀點

年鑑史學首先切入的是「地理結構」，其次是生活其上「集體的人」(族群)的「集體命運與總的趨勢」，最後是「個體的人」(個人)的短促生命。其邏輯如下：

首先是地理結構(舞台)：

時間是以萬年為單位，是長時段的時間。緩慢而察覺不到的改變，靜默的存在，但生活其上的「個體的人」或「群體的人」卻受制於此一結構(地理)，如位置、山海分佈、氣候、土壤、地勢等。

其次是族群「集體的命運與總的趨勢」：

時間是以百年、千年為單位，是中時段的時間。受制於地理結構的一群人(族群)，在此生生不息「求生存」(生活史)，與地理結構抗爭、妥協，產生一種規律性、中時段的「趨勢」(族群)；有時驚濤駭浪，有時寂靜無聲，但「百變不離其宗」，最終回到地理結構所預設的框架。



最後是個體短促的生命：

個人如漂流於一波波海浪上的小船，
隨著「趨勢」之波瀾載沉載浮。
當少數的「個人」衝破巨浪，
其生命將如光芒乍現，但能照亮的
頂多千年、百年的歷史，對照堅定
不搖的地理結構，或歷史的長河
(趨勢)，最後仍是「船過水無痕」
，有如「滄海之一粟」。

三、年鑑史學觀點下「誰來留史？」

(1)、神話人物

地理結構作為人類歷史發展的舞台，可以是人們如何看待其周遭的地理環境，
即為一種「心態史」，也可以是「群體的人」與「地理環境」互動與對話的歷史
，如：

- 「星空」：俯視大地、諸神的國度
- 「太陽」：孕育萬物、摧毀大地的父親
- 「大地」：孕育萬物、寬厚仁愛，但又隨時暴怒的母親
- 「黃河」：暴戾又慈愛的母親
- 「地中海」：嫵媚又充滿誘惑的女子
- 「地底」：族群的最後歸宿、祖靈的故鄉
- 《黃河史》、《一條河的生命史—尋找烏溪》：依河流而生的人們與河流互動的歷史
- 《台灣島史》：「群體的人」生活台灣島嶼之上帶來的變遷史

(2)、群體的人

一群人在地理結構之上，為求生存無聲無息的存在著，或隨波逐流，或逆勢
求生。如：

- 兩河流域進入農耕的新石器時代的各種「史前村落的村民」
- 住在「蒙大猶」的各種「中世紀歐洲的村民們」
- 《婦人王氏之死》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下的「各種婦人王氏」
- 《霧社事件》叢林中像賽德克族那樣活著的「各種原住民」
- 《萬曆十五年》裡那些「中國帝制時代的皇帝們、宰相們、文官們、武官們及文人們」



(3)、個體的人：

在地理宿命(結構)與歷史潮流的大趨勢下，順境或逆境中的個體，也就是一般傳統史學中的帝王將相與英雄豪傑，如：

- 羅馬帝國中的凱撒大帝、安東尼、君士坦丁大帝
- 大航海時代中的菲律賓二世
- 《北宋史》燕雲十六州保衛戰中的岳飛
- 《元史》中帶領游牧民族橫掃北亞的成吉思汗
- 《霧社事件》裡的莫那魯道
- 五胡亂華率領族人南渡的祖逖
- 中歐、日爾曼民族/文化視野中的希特勒

四、年鑑史學概念之人物史研究示例

神話人物史，一座山、一條河對一個族群而言，即為神話創作之源頭，而神話故事的鋪陳，實際上就是族群的生活智慧，也是族群求生存的動能所在，如排灣族人對河流的看法，認為「河流是天神走的路，不可阻擋」，即是。

個體史，以鄭成功為例，若以大東亞之島弧地理結構出發，以大東亞之商貿大趨勢作為背景，探討大航海時代之鄭成功，則：(1)首先切入台灣島居東亞島弧為中心的地理大結構，(2)進一步討論6000年以來至17世紀環繞大東亞之商貿活動大趨勢，(3)最後討論結構與趨勢下，鄭成功短促的一生。(4)最終闡明鄭成功曇花一現的生命，雖對歷史大潮流無大影響，但是其對抗宿命的悲劇性氛圍，一樣動人無比。

五、年鑑史學人物史研究的意義

年鑑史學概念之人物史研究，一方面，藉由人地長期互動關係之探討，可以讓學生對萬物產生敬意；另一方面，採取剝洋葱式的人物史探究方式，可以讓學生對影響歷史人物生命走向的主要原因及次要因素等有所了解，可以進一步辨明哪些原因是一般人認為重要，其實只是次要的因素。最終讓學生體會歷史人物史教學的本質，在體會生命真正的價值與意義，亦即即使是悲劇人物，其生命歷程一樣令人動容。這些意涵，都是傳統人物史學所未能達致的。